

老弄堂里有了“弄长制2.0”

社区管理既有人情味,又有制度可依

□见习记者 翟梦丽

“弄长，这家人做菜太辣了，把我老伴的哮喘给熏犯了！”闹市区的老弄堂里，每天大小小事情不断。在长宁区岐山村，居民有了矛盾，除了找居委，还能向他们推选

弄长提议 居民恢复“记忆中的花园”

走进岐山村，居民议事厅的旁边就是一片大大的花园，闹中取静的花园也为岐山村居民增添了休闲散心的又一去处。然而，几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违法建筑，全然不是当下干净整洁的模样。它的改变，和岐山村实行的弄长制有着密切关系。

“很多年前，这里就是一片花园，我们小时候上学经过这里常常玩耍。”从小在这长大的霍白，对这条弄堂的里里外外一清二楚。“后来这里住的人多了，花园也被用作了建筑用地。前几年，这幢楼的一楼变作居委用地，我们几个老人就想，能不能把记忆中的花园再恢复回来，这样弄堂里的居民也多了一个去处。”



岐山居民区弄长制 2.0 发布现场

见习记者 翟梦丽 摄

于是，在他的提议之下，经过弄堂议事厅的开会商讨，居民们都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，很快，这里铺上了草皮，修起了栅栏，摆上了长凳，住在周边的居民都爱在闲暇时候来这消磨时光。然而，时间久了。这幢楼的住户们却生出了很大不满。

“人多就不说，还有好多人来这遛狗，遛狗就算了，还不牵绳，我们家小孩都被追着跑好几次了！”李阿姨地在每月议事会上表达了不满。除了李阿姨，还有其他居民也曾私下向霍白反映，常有人来到花园打羽毛球，声音太吵；草皮上到处是狗粪，难以清洁。

原本是想为居民提供个休闲之处，没想到，竟然给周边住户带来了诸多不便，霍白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。花园要就此关门吗？不，有问题的不是花园，而是前来玩耍的居民行为。于是，霍白前前后后跑了二十几趟，经过与小区居民与楼栋住户的商讨，议事会起草了一份《共享花园使用公约》，在街道自治办、居委的牵头组织下，居民们签

订了此份公约，于是，花园入口处竖起了入园须知与公约牌：“进花园不得牵宠物，不得跳广场舞，不得大声喧哗。”在公约的约束下，前来花园休息的居民自觉遵守，还了住户一份清静，送给居民一抹绿色。就这样，通过弄长的推动，岐山村的居民自发为小区打造了一个共享花园，自发做好了后续的维护工作。

坐落在愚园路上的岐山村，是上海最深的一条弄堂，至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岐山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卫红介绍，这里建筑老、居民老、原住民多，每一幢房子里都要住上七八户人家。老式房屋中，除了卧室客厅，一个门栋中的几户人家需要合用厨房与卫生间，邻里

关系容易引起摩擦。而且，这里的房屋性质属于使用权房，住户都只是承租人而非业主，相关的物业配套设施较为落后。2000多户居民，9个居委会干部，种种因素交加，让这里的居委会工作异常忙碌。

2017年，江苏路街道对于像岐山村这样的没有业委会的老旧小区推行弄长制，岐山村也率先成了了由党总支、居委会、社区民警、物业公司负责人或小区经理及部分居民议事员共同参与的“弄堂议事会”。

“在楼组长的基础上集合了其他居民代表，推选一个让大家信服的人担任弄长，居民遇上什么事了，都聚到一起商量。”朱卫红介绍，这便是弄长制的1.0版本，事实上，这更多的还是发挥弄长个人在老弄堂里的号召力。弄长身后，有着其他热心居民组成的弄管会。从小在岐山村长大的霍白一直热心社区事务，哪家哪户有矛盾了，都爱找他这个老邻居评理，在居民中拥有极高的威望。于是，他便成为了岐山村当之无愧的弄长。



错时做饭 文明公约隔开防疫距离

“你们评评理，他们不让我进家门，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上哪儿住去呀！”2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拖着行李箱来到了居民议事厅，气愤却又无助。原来，这名张姓男子租住在岐山居民区一幢楼房里。春节结束后，他从山东老家回沪工作，没想到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他进得了小区，却进不去家门。由于老弄堂一幢房子里，家家户户都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，为了避免外地返沪人员的感染风险，这幢房子里的两户“原住民”竟私下里将进楼的门锁给换了。张先生回到上海后，发现自己的钥匙打不开一楼的门，便在门外大声敲门喊人。楼里的住户说：“你从外地回来有风险，我们这里不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，烧饭上厕所都在一起，太危险了！”争吵无果，张先生拨打了110，里面的住户也不甘示弱，也报警向警察说明

情况。当天，就这一个门栋，辖区民警就接到报警电话十几起。

民警赶到后，当着双方的面调出了张先生近期的行动轨迹，上面十分清晰地显示了张先生年前回山东老家，年后乘坐哪一列火车返沪，未途经中高风险地区，火车周围乘客也均正常。双方你来我往引来了周围住户的关注，弄堂议事厅的弄长也赶来调解沟通。“老李，你不能不让人家进家门啊。小伙子虽然从外地回来，但随申码是绿色的，顺利通行进了小区，身体正常没问题，政策也允许人家回来，不用集中隔离的！”弄长耐心与原住民沟通。“外地返沪也要居家自我隔离呀，可你也知道，我们这里厨房卫生间公用，不满足条件啊！”事实上，像老李有这样担忧的并非少数，老弄堂里几家煤卫合用，在疫情期间的确容易产生问题。

于是，弄长带着张先生来到了

居民议事厅，与岐山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朱卫红一起商讨对策。“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还是很突出的，之前已经有人闹过矛盾了，我们必须赶紧解决。”于是，居委会工作人员、弄长、楼组长聚在一起，先与这栋楼的原住户协调，终于在当天晚上，小伙子成功回了家。

与此同时，居委会干部发挥弄管会的作用，通过弄管会听取居民意见建议，一个疫情期间居民的《临时文明公约》出炉了。在弄长、居委会干部的协调下，每一幢楼都签订了自己楼栋的《临时文明公约》，明确规定了每一户人家使用厨房的时间，实行错峰错时使用厨房，避免人员在厨房密集。在卫生间的使用上，公约也给居民使用后的消毒措施做了明确规定。消毒用品不够用，怎么办？居委会特地为老弄堂申请了额外的消毒液，最大程度消除因煤卫合用产生的风险。

制度升级 每月开会共商大小事

除此之外，早在2月1号，岐山居民区成立了党员突击队，配合居委会守住弄堂口。老式弄堂七通八达，岐山居民区就有5个出入口。为了方便管理，在居委会的指导下，经由议事会协商，大家一致决定封掉4个出入口，只留一个供大家进出。然而，弄堂里住着很多老人，本来家就靠近出入口现在却要绕个大圈子，快递也不能进门，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。志愿者们便自动承担了另一份责任：替弄堂里的老人们送餐背米。

除了服务居民，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：协助居委会对外地返沪人员进行排摸。居民区内一共2000多户人家，只有9个工作人员，管理任务相当繁重。哪一栋楼哪一户人家灯亮了人回来了，弄管会的人都会第一时间反映到居委。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，岐山居民区在疫情期间制作了居民六色图，每个颜色代表居民区内住户的不同风险：未出过上海、从国外返沪、从高、中、低风险地区返沪、民宿，每家每户的属性都通过不同颜色来标注。疫情期间，这块大大的六色图就张贴在岐山村居民议事厅的大厅内，实时动态更新，极大地方便了对居民的管理服务。而在这背后，也离不开居委会干部与弄管会



疫情期间，岐山居民区的“六色图”

见习记者 翟梦丽 摄

志愿者、党员突击队的辛勤付出。

“以前，大家都叫我老霍、霍老师，很少直接叫我弄长，现在这样称呼我的人越来越多了。”霍白说，自从今年岐山村确立了弄长制2.0版本后，大家对他这个弄长的身份也越来越认可，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。

从去年开始，江苏路街道着手对岐山居民区进行新一轮社区治理，在弄长制的基础上升级优化产生了2.0版本，明确了组织架构、服务载体，也对弄长的权力与义务做

了解读。在居委会领导下，社区民警、物业经理等单位作为外部力量给予治理支持。弄堂议事会由弄长、楼组长、居民骨干共同组成，通过每月定期召开一次议事会与重大事件及时随时召开议事会结合，大家民主协商弄堂各项事务。

“除了社情民意的反映，议事会接下来还会发挥监督、评议的作用，共同推进我们老弄堂的治理进步。”朱卫红说。通过组织体系的确立保证，让老弄堂充分实现居民自治，焕发新的活力。